

無與倫比的美麗

自從樹有記憶以來，他就一直站在這裡。

身旁是無盡的草原，微風拂過他的枝桠，陽光灑在他的軀幹暖烘烘的，雀鳥在樹伸出的枝頭上啾啾唱著歌，還能感覺到小蟲子爬過時有些搔癢的觸感。樹不知道自己究竟站了多久，只知道天氣會變冷又變熱，冷的時候樹的葉子被風刮得光禿禿，熱的時候又長回來一片綠油油。曾經樹會數著這樣的循環到底有幾次，到最後卻再也弄不清，好吧，那就算了，樹對自己妥協。

樹不懂什麼是寂寞，不了解寂寞的意思，從未有過寂寞的感覺。

他是一棵田野中的樹，曾經樹以為整個世界就是這片原野，樹是這世界獨一無二的存在，沒有其他的了。

但一切在那一天改變了。一個微風跟以往一樣舒服的午後，樹經歷過數不清的午後的其中一個。樹呼吸到不一樣的空氣，樹聆聽到不一樣的聲音，然後眼前出現的是樹無法理解的東西，黑色的龐然大物呼哧呼哧吐著黑氣像隻壞脾氣的臭鼬，樹難以把這個東西歸類於樹所知的任何範圍內——雖然樹知道的東西真是少得可憐——樹不敢動(事實上他也動不了)，只能等著見招拆招。

那東西動了，樹感覺自己連枝頭最末端的嫩葉都僵硬起來，然後樹幾乎是目瞪口呆的看著那怪物的肚子剖開從裡頭走出幾個更奇怪的、姑且稱為動物的某種東西。樹搜尋自己的記憶，驚訝的發現——曾經有旅行的候鳥告訴他在遙遠的地方有一種奇怪透頂的生物，樹忍不住有些期待，那個、該不會，就是人類吧？

樹擺動自己的枝葉盡自己所能發出最悅耳的聲音，希望吸引那群人的注意。但樹很快就後悔了，樹不了解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這麼吵鬧的動物，甚至比初春的小鳥還嘮叨。矮小的男孩嚷嚷著什麼往樹跑了過來，一直到現在樹才終於看清楚，男孩有著一頭柔軟的燦爛金髮，像天氣寒冷時漫長等待後好不容易才出現的一絲絲陽光，男孩抱住樹的軀幹像隻暖烘烘小動物，然後樹聽到男孩洋洋得意的對其他人宣布，他是我的樹了。

那天樹的枝葉搖動掉落的全是相同的音符。

男孩很愛樹，樹也愛男孩。樹讓男孩脫下擦得發亮的皮鞋赤著腳踩在柔軟的草地上，垂下枝頭聽男孩唱著從遙遠地方帶來的歌謠。男孩有時候跟家人一起來，更多時候自己一個人來，每當樹看見男孩穿著正裝眼睛卻腫得不像話時，樹總會猜想男孩是從禮儀課還是鋼琴課裡逃出來了。

樹不懂男孩為什麼要哭，明明他笑起來那麼好看。樹也不懂人類為什麼要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更不懂人為什麼要勉強彼此去做不喜歡的事。樹不懂，所以只能努力用自己的根給他擁抱、聚攏樹蔭為他遮蔽毒辣的陽光，落下的樹影蓋住他哭泣的臉龐，他只是一棵樹啊，他還能做什麼呢？樹能感覺到男孩暖烘烘的體溫，

溫柔地順著樹的紋理撫摸。樹多麼慶幸自己是一棵樹，又多麼傷感自己只是一棵樹哪！

樹的時間是靜止的，遇見男孩後開始流動。現在的樹能清楚感覺到微風最細微的顫動，陽光不同角度曬在身上不同的熱度，樹甚至能感覺到他就要來了，在每天的那個時間來臨前，樹會焦躁地顫抖，枝葉揣揣不安地搖動，男孩到來的那一刻像鬆了一口氣般舒張柔和地搖擺，男孩跳舞，樹也跟著跳舞；男孩唱歌，樹也唱一樣的歌。

樹很快樂，樹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夠這麼快樂，那年的夏天好像永遠不會結束，樹下的歌聲永遠不停歇。但冬天總會來，樹顫著身子北風呼呼地吹，他會來嗎？不會來吧？樹感覺自己的葉子脫離枝頭顛呀顛地吹走落下，再見了，下次東風吹起時會再回來的吧？樹看著遠方目送曾是自己一部份的枯枝落葉。他會來嗎？樹不知道什麼是期待，從未有過期待的感覺，但樹感覺自己不一樣了，天氣愈來愈冷了，但樹不像以往沉沉入眠。男孩他會來嗎？他真的會來嗎？

啊，是他。

男孩繫著紅圍巾在白雪皚皚中特別醒目，他來了，像春天從樹梢灑下的陽光，樹想，如果自己是人的話，此時恐怕難耐地哭了出來。男孩呼著氣呵暖一小塊樹皮，樹感覺男孩的手緊緊揪著攀上樹的身軀就像他們常做的那樣。男孩解開紅圍巾蓋住樹僅剩一點殘葉的枝桠。

好冷，但也好溫暖。樹不懂什麼是愛，不知道愛的意思，現在卻有了愛的感覺。男孩的身軀偎著樹的枝幹，風吹呀吹地好像永遠不會停，男孩的溫暖也永遠不離開。

樹不知道時間怎麼走又走了多久，當樹發現時男孩似乎已經不一樣了，可是又有什麼關係呢？他依然是樹的男孩，男孩依然愛樹，樹也一樣愛男孩。樹想這種愛永遠永遠不會變。

樹看男孩挽著另一個女孩漫步在樹影扶疏下，微風拂過女孩長長的烏黑髮絲和男孩開懷笑著的臉，樹想男孩愛她，她也一樣愛男孩。男孩用野花為她編織花冠，鳥兒為他們盤旋歌唱，太陽永遠不墜落春天也不走遠，一切美好張開雙手迎接他們。樹以為男孩和女孩的愛永遠不會變，但下著雨的那天男孩什麼都沒說，只是緊緊抱住樹的枝幹輕輕顫抖，樹的枝葉搖動落下哀傷的低鳴，從葉上滑下一點一點的雨滴。她不會回來了，永遠不會了，朦朦朧朧間樹似乎聽見男孩這麼說。

樹不懂什麼是改變，不了解改變的意思，從未因任何事物改變。樹永遠站在同一個位置等待男孩，而男孩也永遠張開雙臂擁抱樹。就算男孩身旁的一切都離他而去，樹也永遠不離開。

樹不知道，男孩早已決定遠去。

一個春天的午後，一個陽光和以往一樣溫暖的午後，樹和男孩一起經歷過數不清的午後的其中一個，男孩似乎變大了一點卻還是一樣溫暖的手掌摩娑著樹身上一個一個的傷疤。男孩開口，以前他是用這樣的聲音唱歌嗎？樹記不清了。樹垂下枝頭聽男孩說些什麼，但男孩只是自顧自地哼著好久之前的歌，樹跟著唱，樹知道有什麼事要發生了，某件讓一切都改變的事。

男孩很突然地停下歌，風也突然不吹了。樹安靜下來。

我要走了，來跟你說再見。

樹安安靜靜地一動也不動。

可能要很久很久才會回來，也可能永遠不回來了。

樹現在才發現，那個好久好久之前到來的男孩，已經是個少年了。

男孩離開後樹的時間停止流動。樹不知道自己究竟站了多久，只知道天氣會變冷又變熱，冷的時候樹的葉子被風刮得光禿禿，熱的時候又長回來一片綠油油。樹不再數這樣的循環到底有幾次，不管再怎麼數，都不會有人來圍上紅圍巾了。

樹忘記怎麼唱歌，樹忘記怎麼跳舞，樹忘記了什麼是快樂，樹改變了，變回男孩尚未來時的模樣，但樹沒有忘記男孩，樹發現自己居然有了寂寞的感覺。

有那麼一段時間，樹似乎睡著了。他又是原野中獨一無二、唯一的那棵樹，雀鳥在樹身邊鳴叫，微風拂過樹的枝桠，曾經樹為此感到快樂，現在卻希望睡得愈沉愈好。

樹的時間停留下男孩離去的那個春天，徐徐的微風不停地吹。

一個天空和以往一樣湛藍的午後，樹沉睡著度過數不清的午後的其中一個。樹呼吸到不一樣的空氣，樹聆聽到不一樣的聲音。樹暮然醒了過來，時間在那一剎那開始流動。

男孩和女孩的婚禮在樹下舉行。男孩的臉上長出短短的鬍鬚，樹的男孩，現在是個男人了。女孩笑起來的眼角泛起了淡淡的皺褶，飄逸的黑髮似乎長了一點，

時間洗去他們臉上的青澀，笑靨甜得像熟成的楓糖。女孩燦爛笑著彷彿擁有了全世界的幸福，像個眾人簇擁的天女。男孩牽著她的手走過鋪滿花瓣的青青草地，白紗在風中飄揚。樹伸出枝桠撫摸男孩的臉龐，男孩的笑容不一樣了，不再天真無憂，多了分世故成熟，但這是樹的男孩，樹等到他回來了。

男孩說他永遠不離開了。

男孩依然愛樹，樹依然傾盡所有愛他。樹每天望著男孩在不遠的地方建起了自己的家，男孩牽著女孩的手漫步在銀白的日光下，樹如以往聚攏枝葉為他們闢出一片蔭涼，不讓初夏探頭的陽光曬傷女孩白皙泛起粉紅的臉頰。樹側耳聆聽男孩神采飛揚的說關於他和她的夢想，眼角眉梢殘留著一絲沒被時間浪潮沖刷逝去的稚氣。

男孩回來後的時間過得飛快，像女孩愈來愈長的頭髮，男孩生了繭的指尖摩娑著樹的身軀說他們快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樹看女孩的肚子一天一天柔和地隆了起來，總忍不住疑惑為什麼會有嬰兒活在女孩的腹中，但也期待著不知道那孩子是男是女。樹重新唱起歌，枝葉摩擦落下輕快的音符，女孩撫著自己的肚子哼起樹沒聽過的旋律坐在樹下，樹的根擁著她。

孩子出生了，樹看那個嬰兒和父母親相似的眉眼，樹想自己會像愛男孩一樣愛這個小小的嬰兒。樹沒有心臟，樹不懂什麼是心動，從未有過心動的感覺，不了解心動的意思，但當嬰兒朝樹微笑時，樹卻顫抖了起來。

樹不知道時間走了多久，那個小小的嬰兒原本只會在樹下打滾，樹看他學會坐、學會站、學會說話、學會走路，樹也看男孩曾經燦爛的金髮褪成淡淡的白金色，女孩長長的黑髮夾了幾絲蒼白。樹的男孩，正在一步步的老去。

孩子長大，父母老去。樹看孩子長成少年，曾經的男孩卻走向衰老。曾經擁抱樹的堅定臂膀似乎不再強壯，挺拔的背一點一點的彎下去。樹不懂男孩為什麼變了，樹不會老，樹不懂時間的洪流會留下什麼又帶走什麼，樹只會一直一直站在同一個地方，看生命不斷的更迭。樹垂下枝頭聽男孩喃喃哼著舊日的歌，曾經幼小的嬰孩現在已經比父親還高了，安靜地在一旁攙扶著。朦朦朧朧中樹好像看見當年初來乍到的小男孩，一頭燦爛的金髮像天氣寒冷時漫長等待後好不容易才出現的一絲絲陽光，但現在站在樹面前的這個人已經雙鬢斑斑如霜。

男孩向樹告別。

風安安靜靜的沒有聲音，樹也安靜的搖曳著。男孩說他太老了，他病了，女孩的臉上多了時間刻劃的風霜，偏過頭偷偷擦拭眼角落下的淚水，少年沉默地低下頭，樹知道他也一樣難過，但是他沒有哭。他沒有哭。

一個暮秋的午後，一個西風如往常吹起的午後，時間流逝中數不清的午後的其中一個，男孩獨自留了下來倚著樹幹閉上眼睛，男孩靜靜地說他累了，樹沒有回答，風吹得落葉沙沙響，颳起了又落下。其中一片落葉輕飄飄地落在男孩的臉龐，樹看那顆孤伶伶的淚珠無聲地滑下。

之後樹再也沒見過男孩，只遠遠瞥見遠方小窗裡燈火通亮。

一個初冬的午後，空氣如以往冰涼的午後，男孩離開後數不清的午後的其中一個，男孩永遠閉上了眼睛，簡單卻莊重的葬禮在樹下舉行，抽噎的聲音在風中大得出奇，人已經長眠在樹下不再醒。

樹的根溫柔的擁抱。

男孩永遠不離開了。

樹忘記了時間，忘記了歲月，忘記了一切，只記得在某個午後，男孩臉史上最燦爛的笑顏。

男孩不離開樹，樹也永遠不離開男孩。

時間永遠停止了。

而樹……他很快樂。